

新国大

章禹纯

主编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

太 国 斩

章禹纯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

主 编 章禹纯

编 委 章禹纯 刘竞尧 徐文亮

胡志远 马佳林 伍 严

赵蒙毅 戚开远 郭 琼

李德仁

责任编辑：任国绪 吕观仁

封面设计：宣 森

封面题签：李延沛

斩 国 太

Zhan guo tai

章禹纯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8号)

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6/16 插页2 字数123,000

1989年8月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46

ISBN 7-207-00942-9/I·191

定价：2.4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民间说唱文学，包括评书、鼓词、弹词、宝卷等，日趋繁荣。现存古籍中此类作品占有较大比重。其中优秀作品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今天仍有进步的思想教育作用和认识意义。一些作品来自民间艺人之口，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形式活泼，语言生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我们选择其中优秀作品，由整理者进行校点、加工整理后，予以出版。

在本丛书中，整理者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选择善本作为工作底本，与他种版本参校，订正讹脱衍倒。

（二）对原书中某些不健康的情节及语言，进行必要的删改。

（三）对某些不易于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古吴语方言及苏白粤白闽白，进行适当的规范。

（四）对某些卷目混乱的本子，予以重新编目。

（五）对某些唱本的道白，为使读者阅读方便，增加了必要的标明人物身分的文字。

由于这些作品的时代所限，在思想内容方面掺杂的某些

封建性的东西，考虑到情节的完整性，尚不能完全剔除，如一夫多妻、神佛鬼道、迷信色彩等。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加以甄别剔除。

限于编者水平，本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 一 回	贼国太山东施淫威	(1)
第 二 回	左连城求师写状词	(11)
第 三 回	左连城告状遇吴能	(22)
第 四 回	左连城误入护国寺	(31)
第 五 回	二喇嘛朝房激刘墉	(38)
第 六 回	刘大人用计赚何伸	(47)
第 七 回	左连城朝堂告御状	(55)
第 八 回	黄爱玉上坟露奸情	(60)
第 九 回	张武举银元贿仵作	(66)
第 十 回	巧遇刘青访知真情	(76)
第十一回	奸夫淫妇铜铡废命	(86)
第十二回	救蔡女除黄六英雄	(92)
第十三回	陈玉平落难童家坞	(102)
第十四回	范孟廷路打抱不平	(111)
第十五回	刘大人私访除童林	(121)
第十六回	白马告状扫灭恶僧	(129)
第十七回	国太怀诈假迎刘墉	(134)
第十八回	韩太昌狱中探忠臣	(140)
第十九回	何伸策反国太遭擒	(145)

第二十回	众冤民纷纷告国太	(151)
第二十一回	一盞灯作恶观音寺	(158)
第二十二回	姜蛮子巧言激李竟	(165)
第二十三回	刘大人私访牛家庄	(170)
第二十四回	观音寺李竟擒苗虎	(180)
第二十五回	牛飞天父子俱遭擒	(187)
第二十六回	斩国太英雄受荣封	(193)

第一回 贼国太山东施淫威

先生正月里头，看了上好吉日。东家治上一桌席，一车二马接去。大吃大喝一天，明日整理桌椅。学生上学先作揖，俱是循规蹈矩。

学生献上书卷，先生就把笔提。号上几篇快念去，先生打起瞌睡。梦里看见周公，醒来日已偏西。忽然一阵思故乡，且等三月寒食。

清明吃酒散学，束修装到车里。到家买柴又买米，合家大小欢喜。

断篇残词道罢，还有一部闲书，各位明公尊坐，听在下拙口道来。言的是：天怕浮云地怕荒，人怕老病物怕伤，忠臣最怕君不正，孝子他怕父不良，贤妻最怕夫拐杖，哀苦孩子怕后娘，鸡怕狐狸猫吃鼠，花怕狂风草怕霜，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降。

言的是：尧天舜日好年成，五谷丰登享太平。外国王子来纳贡，一统华夷属大清。若问江山何人坐，列位尊坐听我明。头辈坐的顺治主，十八年归山去修行。接的本是康熙主，七岁面南把基登。他本是，三岁登基七岁坐——

列位，这康熙爷怎么三岁登基，七岁坐呢？内中有个分

辨：天增一岁，地增一岁，众文官增他一岁，武职也增他一岁。

通共才把四岁增。三帝雍正登大宝，四帝坐了位乾隆，乾隆皇爷坐金殿，驾前俱是保国卿。头一家，东台御史窦光爱；第二家，西台御史田刚峰。免二皇爷谁不晓，揪头太岁叫郭英。晓岚大人纪首相，吏部天官老刘墉。镇殿英雄吴能将，河间任内苏应龙。户部侍郎名国盛，九门提督何仕龙。他们俱是保国将，哪怕江山不太平。

合朝文武且慢表，再把外官说分明。若问外官属哪个，属着国门做官红。此人名字叫国保，山西做官扬大名，山西做着千宁道，一杆旗调十府兵。他的大儿叫国太，此人巡抚坐山东。

诗曰：

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

闻说梅花早，何如此地春。

国太坐了济南府，不亚出京二朝廷。国保的二子叫国盛，又是户部侍郎公。万岁爷赐给他的穿朝马，上殿下殿笑哈哈。他有一女生的好，万岁皇爷纳西宫。国妃坐了西宫院，他是皇爷爱梓童。对着万岁说句话，如同铁板钉上钉。

不表国妃西宫院，再表国太坐山东。国太坐了济南府，大旱三年不收成。头一年遭荒旱，第二年上遭雹冰，第三年上遭大水，狂波大雨往下倾。三月初一下的雨，一场下到四月中。下的遍地都是水，沟满濠平把船冲。山东一连三年饥，大家小户受了穷。麦子上到八吊五，红粮六吊挂上零。

绿豆黑豆长街卖，河里扎菜上秤称。头等人家卖骏马，二等人家卖庄田，三等人家无的卖，手拉儿女到街中。

列位，他们手拉儿女到大街因为何事？山东大歉三年，济南立下卖人市了。

但等着，南来北往的买性命。十七八的闺女只值钱几吊，新娶的媳妇只值十吊铜。四十开外无人要，三十多的还得贴上铜。二十多的寡妇若是寻个主，倒贴光棍俩烧饼。山东一连三年饥，你看苦情不苦情。担筐挑篓来逃难，逃难逃到北京城。到了北京顺天府，大街之上要铜钱。

不表乡民把钱要，从那边来了轿一乘。他的大轿半拉顶，半拉顶子灰不楞。轿子破了也不补，补着些个乱补丁。轿杆折了也不换，绑着四个乱麻绳。轿夫通有六十岁，一行走着还哼哼。众明公，若问来了哪一个，就是来了老刘墉。老爷催动人共马、惊动了山东逃难众百姓。

这个说兄弟，那个叫哥哥，都说那厢来了一乘轿，说是咱乡亲老刘墉。咱山东一连三年歉，难说他老不知情。不如打伙去回禀，报与乡亲得知情。众人闻听这句话，呼拉来了一窝蜂。众乡民跪在流平地，这老爷轿内发了懵。

众轿喽下了能行马，大人轿内把话明：莫非恁是来告状，为何拦住轿一乘？众家乡民回言道，连把老爷叫几声：非是民子来告状，俺们俱是老山东。咱山东一连三年歉，难道说你老不知情？

诗曰：

可叹山东众黎民，逃到北京实难云。

对着老爷来诉告，亲不亲来故乡人。

且说刘大人听的众乡民之言，说：“咱山东大歉三年，叫我疼忍不过；我也无法可使，无计可生。”

众人听说这句话，连把老爷叫几声：你上金殿奏一本，一本奏与当今听。万岁爷若是准了你的本，皇粮发在济南城。到了山东济南府，忘不了你老好恩情。刘老爷闻听这句话，连把乡亲叫几声：众乡亲你们起去罢，我到明晨把本升。众人闻听这句话，一个一个把身平。众乡亲们散去，西的西来东的东。

不表乡民扬长去，但说大人刘圣公。书要简洁方为妙，啰哩啰嗦不中听。但说老爷刘吏部，次日清晨把本升。万岁准了老爷的本，朝廷的皇恩可不轻。发去四十八万全千米，三帑银子发出京。银粮刚到张掖门外，又只听，马摆銮铃响连声。明公若问来了哪一个，原来是，国太摺子进了京。摺子到了顺天府，传到八宝九九厅。皇爷打开摺子看一遍，无名火气往上升。为何皇爷龙心怒，国太的摺子甚荒唐。山东一连三年歉，报上的光景一百成。为何他报好年景，皆因是做官有威风。看罢摺子龙心恼，暗暗叫声刘皇兄：你山东年景本不错，为何说三年不收成？万岁皇爷传圣旨，内使臣等你是听：快忙擎着朕的旨，皇粮帑银追回京。追回皇粮还不算，万岁出了旨一封。万岁旨意上报马，昼夜不停奔路程。七天七夜来的快，来到山东济南城。

报马到了衙门口，甩鞍推镫下马行。国太一见旨意到，迎接旨意不消停。旨意悬挂大堂上，双膝跪下地流平。拜罢圣旨平身起，打开旨意看分明。从上而下看分明，哈哈冷笑两声。为何国太哈哈笑，原来是，管着黎民把粮征。州城

府县传龙票，大小官员开了征。大官就往小官要，小官就往百姓征。众黎民遭了旱灾无米上，哪有银钱把粮封。若说不字犯了上，飞签火票拿进城。拿在国太大大堂上，上堂要打四十刑。重打四十还不算，还得叫他把粮封。封上钱粮无有事，封不上还动外五刑。

他还有甚么外五刑呢？不过是那枷棍板子之外的刑法。你看他刑法更古怪，十冬腊月就地泼凉水，须冻四寸厚的冰。黎民鞋靴扒了去，就着他们去站冰。扯到大堂往里去，一站一个大天明。着他们站冰还不算，还得着他们把粮封。封上粮草无有事，封不上还动外五刑。那位说，你拉倒吧。难道你山东省内就没有缙绅么？难道说那举监生员就没有么？列位不知，听我道来：

不提那举监生员还罢了，提起绅士更苦情。有一家生员陈良庆，有一家大户郭先生。新科中的两个文举，要为乡亲讲人情。头戴顶帽把城进，到了国太大大厅中。走上前去双膝跪，连把大人叫几声。

说是：老大人！

咱山东一连三年歉，可怜黎民真苦情。吃了早饭无后晌，哪有银钱把粮封。老大人你行方便，一点恩情报十分。暂且放他们回家去，好了年景加倍增。

国太闻听这句话，惊堂拍的响连声。用手一指高声叫：二位举人要你听。山东一连三年歉，莫非本院摸不清？并不是我向他们要粮草，原是皇上向我征。你为乡亲把人情讲，难道说，我的子民我不疼？你看他说说好话翻了脸，三角眼一睁又一睁。用手一指高声叫：陈、郭二人要你听。你为乡

亲把情讲，买动人心反山东。要是反叛早起手，来在公堂反不成。赶着萌芽未出土，没出枝叶连根平。惊堂拍的连声响，登时就把将令行，吩咐一声绑，绑，绑，推出开刀问斩刑。刽子手听说不怠慢，忽拉涌过一窝蜂。上前抓住两个文举，登时就把顶子摘，摘了顶子还不算，抓过胳膊上了绳。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足蹬。背插亡命旗一杆，推的推来拥的拥。登时推出西门外，一刀一个脖儿平。

两个文举废了命，有家生员把眼气红。若问此人名和姓，先表家乡后表名。此人住在济南府，东门外头有门庭。此人姓张名文士，他是两榜进士公。听说陈、郭废了命，登时就把眼气红。为何此人他有气？他三人结拜有一盟。两榜进士动了怒，怒气冲冲进了城。到了国太大堂上，用手一指把话明。质问陈、郭犯何罪？为何推出西门问斩刑？你仗着做官根子硬，若不讲理可不中！叫声国太下来罢，手拉手儿上北京。金殿以上奏一本，一本奏到当今龙。你若一本奏倒我，开刀就把脖儿平。我若一本奏倒你，你的巡抚做不成。

冲冲带怒把话讲，怒恼国太狗奸佞。惊堂拍的响连声，用手一指把话明：你拿进士吓唬我，我看你平常更稀松。你要太岁头上来动土，佛爷头上打能能，二郎爷前要棒棒，火神庙里来点灯；这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行。你与陈、郭是一党，一例治罪问斩刑。吩咐一声与我绑，绑出去开刀问斩刑。刽子手闻听不怠慢，忽拉跑过一窝蜂。上前拿住张文士，登时就把顶子摘。摘了顶子还不算，抓过胳膊上了绳。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上脚蹬。背插亡命旗一杆，推的推来拥的拥。登时推出西门外，开刀给他脖

儿平。

两榜进士废了命，还有几家生员在其中。若问几家名和姓？列位尊坐听我明。头家生员叫魏化，二家生员叫赵龙，三家生员张好善，四家生员李文成，五家生员李文友，六家生员何文兴，单登单科亲哥俩，九家生员齐文明。三挨贡，四拔贡，两个文举，一个进士公。九家生员无计奈，公摊盘费要进京。北京城里告御状，晓行夜住奔路程。到了北京顺天府，督察院里把状呈。一状告给都察院，又是国太大表兄。督察院里不敢管，每人打了四十刑。重打四十还不算，打罢囚车装木笼。吩咐一声起了解，昼夜不住奔路程。七天七夜来的快，解到国太衙门中。国太一见冲冲怒，骂声你等作死精！原是你们去告御状，听我把话与你明。你别是说告到都察院，纵是告到皇上也稀松。你们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行。不怕死的狐丢丢，旗杆顶上打能能。吩咐一声绑出去，开刀把他个脖儿平。刽子手闻听不怠慢，忽拉跑过一窝蜂。登时绑出人九个，个个背后插亡命。登时推出西门外，一刀一个脖儿平。几家生员废了命，你看苦情不苦情。

举监生员杀了十二个，还有一家乡亲更苦情。若问家乡住何处？先表村庄后表名。此人家住山东东昌府，祖居本是恩县城。恩县城西八里地，左家店上有门庭。此人姓左叫廷璧，孙儿名叫左连城。七岁送学把书念，文章出众胜群英。不表孩子把书念，再说爹爹左都恒。十七岁就把文学进，三十岁中了举人公。此人三十单一岁，也是两榜进士公。说甚么连三科贵，原来是祖上积阴功。一连三辈好行善，惜老怜贫

积阴功。南修塔、北修寺，古庙破了就去修工。修桥补资多行善，又斋道来又斋僧。山东一连三年饥，他门口还搭着座舍粥棚。

那一位说：他家有多少银钱，想着此方这么花钱？列位不知，尽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数的着个财主。

若问他财产有多大，列位尊坐听我明。大粮良地有千顷，骡马成群拴满棚。烧锅当铺无其数，收买杂银记不清。开了三座珠宝店，六十四座绸缎棚。还有三座人参店，八只海船在广东。

咱不表他的家业大，还说善人左都恒。左都恒正在书房坐，忽然想起事一宗。一心要上当铺去查账，叫声小子名左红。急忙跨上能行马，家人答应不消停。登时骑上能行马，左善人随后往外行。出门往外上了马，加鞭催马往前行。主仆二人来的快，登时进了恩县城，左善人催马往前走，惊动山东众百姓。

那位说，你拉倒罢，左善人的马在大街走，怎么惊动着黎民百姓呢？列位不知，书中有个分解：山东大饥三年，有几家封上粮草的呢？这封不上粮草的就飞签火票拿进城来重打四十板，按例押追，先坐监，后坐班房。然后衙门已全部占满了，就在大堂上绳套绳、锁勾锁、环套环、圈套圈，锁了两大溜。都看见左善人来了，心下都想着他讲一个人情，放他们回家，所以惊动山东众百姓。

这个说我的罪过实难受，那个说我待三天归阴城；这个说两天我还未吃饭，那个说饿的我这肚子疼。众人哭的如酒醉，内有一人把话明。

这一位说：“老哥们不要哭了，那个是左善人进城来了！”

着他与咱们讲个情，知县若把人情准，叫咱们个个回家中。若是放咱回家转，折卖田园把粮封。众人闻听这句话，双膝跪下地流平，忽拉跪了两大溜，拦住善人马难行。

一齐说道：“左善人！左大爷！”

你看乡亲身受罪，难道说，你老人家心不疼？左善人闻听这句话，连把乡亲叫几声。

左都恒说：“众位乡亲们受大罪，我也无法可使。”众人齐说：大爷呀，你和知县最相好，你给我们讲个人情。知县若把人情准，个个放俺回家中。我们若是还家转，折卖田园把粮封。

左都恒说：众位乡亲们！新上任的这位知县，他的名字任三封。他才上任十天整，我俩本来无交情。讲下人情别欢喜，讲不下人情别把烦恼生。众位闻听这句话，一个一个把身平。

左都恒回过手去把那马打了两鞭子，那马四蹄蹬开，只扑任三封衙门而来。

左都恒催马来的快，来到知县衙门中。甩鞍离镫下坐骑，家童接过马能行。左都恒迈步往前走，到了知县大堂中。

来的凑巧，正赶着太爷坐堂，也不用传禀，左都恒紧走了几步，步到就是一躬。

弯腰就把躬打下，开言就把父母称。

左都恒说：“父台在上可好？”任知县抬头观看说：“原来是年兄到了。左年兄请坐！”左都恒说：“来在父台贵衙不敢”。任知县吩咐令人打坐。落坐讲话。

两旁闻听打下坐，坐下善人左都恒。知县有话开言道，开言叫声左年兄。无事来不到大堂上，你今到此为何情？左都恒欠身离了坐，仆地弯腰打了一躬：我今有件心腹事，望启父台贵耳听。

左年兄！你有甚么事？只要你向我说真情。

左都恒说，山东一连三年饥，大家小户甚贫穷。吃了早晨无晚晌，哪有银钱把粮封！父台行个方便罢，一层恩情报十层。百姓暂且放他回家转，好了年景加倍增。

知县闻听这句话，开言叫声左年兄，山东一连三年饥，难道说本县不知情？并非我向他们要粮草，原来是上边向我征。你若讲别的还罢了，要讲这个可不中。左都恒闻听这句话，连把父台叫几声：别的州城府县我不问，就是管我恩县城。把大账拿来算一算，短多短少我全上封。知县闻听忙摇手，开口便叫左年兄：有件大事你不明，山东巡抚叫国太，做官好象糊涂虫。你今垫粮又垫草，这件事情不敢应。咱俩快上济南府，去见大人巡抚公。左都恒闻听这句话，无名大火往上冲，我今要把粮草垫，你还不敢应承这一宗。别说山东济南府，不怕手拉手儿进北京。到了北京顺天府，不怕金殿见朝廷。一不欠粮，二不欠草，当今皇爷不能把我寻。知县闻听这些话，开言又叫左年兄。既然如此，咱俩到济南府，去见大人巡抚公。左都恒闻听这句话，连忙就说咱快行。左都恒立刻离了坐，知县慌忙把身同。吩咐拉过马能行。二人迈步下了大堂阶，知县扳鞍坐上马，左都恒上了马能行。知县同着左都恒，二人加鞭催能行。顺着大街往前走，登时出了恩县城。恩县离省四站地，敢多咱到了济南城。二人催马